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五

宋

高宗皇帝

壬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

凰山一名茶山在建安縣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彊等

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他征禁脇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提聞帝曰

雖古名將何以加之世忠因進討江西諸盜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字彥武萊州掖縣人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

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徐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眾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謬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及官軍自明

州降于劉豫

帝初御講殿

自播遷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

桑仲以羣盜就撫授官後尚屋為寇掠其請合兵收復京師固

難必其果由忠
惻呂頤浩遠從
而假以節制殊
為輕率霍明疑
其謀逆誘而殺
之旋亦被害無
以證仲與明之
孰為曲直舊史
于仲有過予之
詞果何所據而
云然耶

翟興解潛王彥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孔彥舟王亨等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疑仲有逆謀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還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將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唱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及死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字公異丹陽人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詰目檜為金人奸細未幾即罷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信秦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文士皆謀馬已而頤浩次常州越延壽兵叛于呂城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秦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頤浩尋召還行在呂城鎮名在鎮江府丹陽縣東南金壇唐縣今屬鎮江府建平縣今屬廣德州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撲旗屋瓦皆振士民大懼豫分置河南汴京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

眠不聊生

閏月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既陷道州復陷賀州帝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即古萌嶺五嶺之第四嶺也詳前置若至北藏嶺與下蓬頭嶺俱桂嶺之支

連控隘道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十人一鼓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今屬廣東飛謂部將張憲

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繼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責自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金以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副之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和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和彥與政碌碌所建明常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未踰年卒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龔黃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有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父子孫宜王遭罹變故不繼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殿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數周王事見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東義郎子彥之子伯政命才人鞠之亦太祖後也尋賜名瑗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時吳玠戍河池注見前王彥戌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閑糴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為經畧使知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

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

安國能劾勝非之罪而不能察秦檜之奸雖事後之是非易明先幾之得失難料或可寬其書備然以所聞游酢可方荀或之言而論亦不疑輕為攝許夫或身佐曹魏纂謀後雖以言見忤而死豈能贖其從逆之罪檜罪縱使相方亦何足取乃安國力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畧言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前賊還縣令輕賦使吏皆恤民事也而此有國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敷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及政則服天下定矣然欲如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惟上所命以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論入政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應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政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己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忘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策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字德卿福州人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字元善衢州常山人

與其賢徒受寵
魁之目此不得
謂為虛名所惑
也近儒計臨人
材每多偏執阿
好又不幸為小
人所愚遂致失
足難拔楊時之
于蔡京亦猶是
也

河北人歸京中
原人歸劉豫則
宋之所餘有幾
檣此策不復心
存宋室罪已當
誅且以叛逆借
竊之豫公然現
為與國其心尤
不可問高宗能
擯其奸而正斤
之尚非暗于事
理者乃方罷斥
示不復用未數
年義代張浚相
位即有秦檜何
如之問其心固
未嘗果于惡檜

左司諫吳表臣字正仲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熹字子公饒州德興人考宋有一兩張熹
程瑀字伯萬饒人胡世將字承公劉一止字元舉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生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
為之一空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於朝堂

先是著作郎王居正字剛中嘗專營檜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
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數月必
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發州及胡安國罷呂
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等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
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文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
意數於制辭檜告中外人始知檜
之為基崇禮字叔厚高密人

慧星見敕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於蘄陽今蘄州是本蘄春晉改名後雖復舊並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討劉忠駐兵岳州之長樂渡在岳州府西大敗之忠走淮西尋以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
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
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十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宋史世忠傳作
不同今從本紀又解元傳元周覽賊若得其形勢歸告世忠世忠遣元以兵
薄賊賊眾莫支遂平與世忠傳互異今從世忠傳
解元字善良保安軍人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尼瑪哈使烏陵噶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

故旋復炳用聽其誤國而不悔總由和議之說深中高宗隱微遂不肯終子攬奪則一時之榜罪朝堂第為眾議所迫而非其本懷耳

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己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即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即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人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復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遣官給享於温州

十一月王彥復秦州

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秦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於白石鎮

在秦州清水縣西北亦曰白石堡

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至潭州湖湘羣盜先後就降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

亦効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

呂頤浩未勝非以軍用不足議令漕臣計月椿辦大軍錢物謂之月椿錢其錢許取經制錢充數不規制錢又并添酒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等不得用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又所椿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未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

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癸三年金天會春正月李橫舉兵侵金復穎昌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詔春秋望祭諸陵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於饒風關在興安州石泉縣西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曉仙人關在

中府在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時師古漸復薩里干自商於直擣上津在

故城在今鄠陽縣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薩里干遂乘勝而還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

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道金將曰

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干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

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金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在

北風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金人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

山注見玠難之遂退保西縣注亦見前子羽亦焚興元退保三泉薩里干遂入興元至金牛鎮本唐金牛縣後唐為鎮在

宋自王安石蔡京相繼言利橫征重斂民不聊生邦本因而不固高宗親見閭閻疾苦定為差役法思欲與民休息曾幾何時復有月椿之取百姓方凋敝已極區區免役小惠元氣豈能遽復旋即加之脫削其何以堪况彼時僅餘東南半壁尚使其推于塗炭更安望能復侵地以保遺民顛浩輩謀國不臧罪固無可他諱高宗明知而復蹈之亦獨何耶

今漢中府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

汧縣西南楊政字直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師使不可負劉特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聞道

夫原州臨涇縣人子羽邀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

山在汧縣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餘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

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金人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

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薩里干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歸

語爾帥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

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掩

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

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未幾王彥復金州

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於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復陷

橫軍本羣盜無紀律勝則爭取子女玉帛故至於敗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成欲降統制謝臯字似夫臯指腹示之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五月以韓肖胄字似夫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往金議和至齊劉

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宋軍名今福建邵武府是餘注俱見前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

飛至虔固石洞

固石山洞在虔都縣北

賊彭友悉眾至虔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

黨退保固石洞

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

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

而走騎兵圍之賊呼旬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

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寇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

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樛有罪金人殺之

樛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樛等被誅

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撓其鋒

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憲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

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兵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

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

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待御史辛炳字如晦官人殿中侍御史常同字子政論頤浩過

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

頤浩有膽畧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望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頤浩不能

用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王瓌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

轉身為俘係國難責其誓志枕戈而直邦家顛覆亦當懷生還故國之念乃與端告變圖害父兄金人按問而正其罪深合春秋亂臣賊子之誅不特為宋族除鳬獍而已也然宋族顛沛流離至此而尚有操室中之戈者則其家教人心從可知矣非微欽之罪其誰之罪乎

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璣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陷京西諸郡

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據之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及郢州李簡俱遁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破和尚原

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

彥主之屯通州

今四川達州本西魏通州宋改達州通川即此云通川蓋通川之誤

文龍主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

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借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

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昭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

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

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

誼字山叟

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非不合其意

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春三月吳玠吳玠與金烏珠戰於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玠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玠別營壘於仙人關右名曰殺

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干劉夔帥步騎十萬由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見前鑿崖開道循

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

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薩里干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翼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即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曰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叔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遲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輕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

鼎既輔政與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議不合俯尋罷朱勝非薦胡松平代之

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及是浚至臨安中丞辛炳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

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

唐置今廣西鬱林州博白縣是

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夏四月關師古兵敗降於劉豫

師古遣兵拔金寨數十金人大敗至是慕洵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遂以洵岷二州降豫

續綱目作

降金考師古後為劉豫將入寇是降豫非降金也今依宋史改輯

以范冲字元長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豈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其後論議罪追貶章惇蔡下等官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眾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眾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賊馬應槍而斃餘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眾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夔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人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僞人心中終不忘宋如以精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

鼎此疏論張浚川陝清事頗得其平至大將得專斷陝最為弊政夫聞外便宜蓋謂施于號令賞罰藉以勸厲戎行若竟官貶秩微得自由不復尊承廟堂則黜陟之不已勢且擅操生殺自昔強藩悍鎮未有不因此跋扈者是歟怨之患小而侵權之患大鼎所言尚未得其款要也

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訴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斷陝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貴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于釐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非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奸惡不滿數十半皆老弱所濟金帛至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遠近恐奸惡不滿數十半皆老弱所濟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床所陳已難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淮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又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於鼎江在常德府武陵縣北源出梁山下流至龍陽縣入沅謂之鼎口朗陵地圖云以神鼎出於此故名詔岳飛移兵討之

先是詔都統制王玘會兵討楊太至是玘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太於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杜木寨在武陵縣東守將許奎戰沒官軍死者甚眾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玘討太飛時年三

九月朱勝非罷十二中興諸將建師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玘字邦達和州應陽人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

劉豫使乞師於金遣其子麟入寇

先是金主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於金金主乃命鄂爾多達賁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貌各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今揚州府高郵州宋為軍建炎中改承州尋復舊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參知政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陞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於福州

趙鼎力贊高宗
親征一洗累年
委靡之習南渡
以後差為快舉
然車駕未行即
有濟否非鼎所
知之語則其中
本無定見及平
江聞提高宗遂
欲渡江決戰又
復阻止是雖有
親征之名而無
親征之實故其
功亦僅收得半
非若澶淵之毅
然一往勇斷集
事也論者以鼎
比之寇準則志
雖同而才力不
逮遠甚苦榆枹
之慮非萬全及
預思歸路仍書
生畏法之見其
視頭浩下策相
去蓋無幾耳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
親征帝從之喻樗字子才南昌人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
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
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
之入言於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鎮名在揚州府甘泉縣西與泗州天長縣接界追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金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
臣使金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
朕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鼎喙
貝勒舊作鼎兒字董今改後仿此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鼎喙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
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虜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鬼
軍北人呼酒瓶為鬼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故韓岳皆取為親隨軍之名當時最號健銳見趙彥衛雲麓漫鈔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砍馬足金兵多陷
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政亦擊敗金兵於天
長之鷓鴣口橋解元至承州設伏以待又決河以遏之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
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於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提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己議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于是以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玠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自建康移軍太平州時光世與韓世忠有隙帝命御史魏玠平府是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達賚烏珠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於飛飛遣牛皋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

高宗決計親征趙鼎遂留襄贊此正可轉之機諸將聞之自當奮勵同心力圖興復乃劉光世竟遣人諷鼎且敢云何事為他人任患視軍國之重如膜外想君臣之義若路人喪心若此雖寸斬亦不足以蔽其罪獨世忠素以忠誠自勵揚州濟師大儀克捷頗懷敵愾之心乃亦有趙丞相真敢為之語何其與行事大相刺謬耶

殺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尼瑪哈言當劉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十萬搞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弘請罷講和二子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敵遂不復遣

金兵自淮引還

達賚屯泗州烏珠屯竹塾鎮在泗州東南路通天長六合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下兩伶人

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

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又聞金主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

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奮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

卿之力也鼎對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眾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

曰敵雖眾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

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求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

緩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退敵為可喜而以大仇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

者或以敵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

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用大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事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非制勝之術也今

一隅以求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生視淪陷我之防務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

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

守備之宜則先料理東南屏蔽當于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全兵以臨之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

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除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

所居必擇形勢莫若權于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壁使臣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

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以來所賜之深其心則官制于強敵不能自歸失策倉卒則以延避為受

君而進德為國觀近年所賜之深其心則官制于強敵不能自歸失策倉卒則以延避為受

北軍數十萬之眾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建禦其效鑒而不可見矣

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揚

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閭閻失兵自維揚

張浚與金交兵動輒敗衄非有先聲可畏烏珠方帥勁旅南下何至聞其來而遽變色思歸乎蓋金兵本困劉豫邀請以出餽道既已不繼又聞太宗疾篤故無功而還耳譽浚者遂飾為此說不足信也